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者 访谈录

裴善明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裴善明
编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者 访谈录

江苏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访谈录

作 者：裴善明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薛 亮

责任监制：江伟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3.25

字数：270,000 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156—5/I·1076

定 价：17.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艾略特	1
诗歌创作及其他	3
福克纳	20
创作的法则	21
莫里亚克	46
每个小说家都应创造自己的风格	47
海明威	58
我的创作生涯	60
同“音乐家”的一席独白	84
加缪	93
作家的使命	95
萨特	100
哲学和文学	102
生活·境遇：七十岁自画像	124
肖洛霍夫	145
创作漫谈	147

聂鲁达		156
	我的生命已经成熟	157
伯尔		171
	“废墟文学”与“伤痕文学”	173
贝娄		181
	风格·说教与《洪堡的礼物》	183
	写实主义和我的创作	198
辛格		217
	我的创作方式	219
	娱乐是写作的首要目的	234
	我始终是个初学者	241
	就文学先师、文学与宗教之 缘答客问	253
马尔克斯		285
	谈写作	287
	作品	304

	读物及影响	316
塞弗尔特		326
	我为能够感到自由而写作	328
西蒙		334
	《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	336
马哈福兹		344
	获奖是一种幸运	345
帕斯		353
	诺贝尔奖不是通向不朽的通行证	355
	诗人的基本素质是直觉	359
莫里森		368
	史诗总是隐藏在传说之中	370
大江健三郎		398
	我文学的基本形式是呼唤	399
希尼		404
	关于诗歌艺术的对话	405

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英国] 艾略特 (1888~1965)

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和编辑。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祖父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办者和校长。父亲经商，母亲是位诗人。自幼在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

一九〇六——一九一四年间，艾略特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默登学院，专攻哲学和文学，选修法、德、拉丁、希腊语和梵文，研习中世纪史、比较文学、印度哲学和宗教等等，涉猎广泛，学识渊博，被誉为“当代最博学的英语诗人”。一九二七年加入英国籍。

艾略特十四岁开始写诗，其最早的诗集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其中《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他在一九一四年认识庞德后，在庞德的帮助下发表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一九二二年《荒原》问世，使他获得极高的国际声誉，进而确立了现代派诗歌鼻祖的地位。一九四四年发表的《四个四重奏》是公认的登峰造极之作。他的诗反对浪漫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英国玄学派诗和前期象征派诗，融合意象派诗歌的精华，成一家风格，开一代诗风，是后期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

他的剧作主要有《斗士斯威尼》、《大教堂内的谋杀案》、《合家团聚》等。另有文学评论集《圣林》等。

一九四八年，由于艾略特“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文是他获奖后接见英国某报记者时发表的谈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诗歌创作及其他

记者 我从头问起好了。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

艾略特 我记得大概是在十四岁开始写诗，当时受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鲁拜集》的影响，写了一些非常灰色、绝望、无神论的四行诗，幸好都没发表，现在也全找不到了。那些诗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我第一首发表的诗登在《史密斯学院杂志》，后来又在《哈佛论坛》上发表，这篇东西模仿本·琼森，是交给英文老师的习作。他认为十五六岁的小孩能写出这样的诗，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后来我在哈佛也写了一些，使我当上《哈佛论坛》的编辑，我当得很愉快。大三、大四那两年，我文思泉涌，作品非常多，那是因为大三那年接触到波德莱尔和拉弗格，受到很大的影响。

记者 是谁使你接触到法国诗人的？我想，不会是白璧德吧？

艾略特 不，说什么也轮不到白璧德。白璧德一向欣

赏的一首诗，就是葛雷的《挽歌》。那是一首好诗，但是由此可见白璧德的品位有限。最先引起我对法国诗的兴趣的，是亚瑟·西孟思讨论法国诗的著作《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希望我这么说没有做广告的嫌疑。这本书是我在哈佛联盟偶然找到的。当时哈佛联盟是学生聚会的地方，那里有个很好的小图书馆。我喜欢西孟思书中的引诗，便跑到波士顿一家专卖法文、德文和其他外文书的书店——店名我忘记了，不知道这家书店现在还在不在，找到了拉弗格和其他诗人的著作，真想不透为什么店里会有他们的书。天晓得那些书摆多久了，也不知道还有谁会去买。

记者 今天的年轻诗人处在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的时代，你当大学生时，有没有感觉到前辈诗人的影响？你记不记得自己对于当时的文风有什么感受？

艾略特 我想当时没有哪一位活着的英美诗人让我特别感兴趣，这真是对我有利。如果有许多先进主宰着文坛，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的。

记者 你当时知不知道哈代或罗宾逊？

艾略特 我对罗宾逊略有所闻，因为在《大西洋月刊》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其中引了他几首诗，都不合我的胃口。那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哈代是个诗人，大家读的是他的小说，他的诗要到下一代才为人所知。当时叶芝才刚出道，诗中太多爱尔兰风格。在九十年代，除了一些因自杀、酗酒而死的人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记者 你和艾肯合编《哈佛论坛》时，有没有互相切磋诗艺？

艾略特 我跟艾肯是朋友，但彼此没有什么影响。谈

到外国作家，他感兴趣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家，我则专好法国作家。

记者 那么，有没有其他朋友读你的诗，提供意见的？

艾略特 有的，家兄有位住在剑桥的朋友，看了我登在《哈佛论坛》上的一些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为我打气。那些信可惜都不在了。我实在很感激他给我的鼓励。

记者 据我所知，是艾肯把你和你的作品介绍给庞德的。

艾略特 不错，艾肯为人慷慨大方。有一年夏天，他到伦敦去，想办法要人发表我的诗，可是没有人愿意登，他只好把稿子带回给我。我想大概是一九一四年吧，那年夏天我们两人都在伦敦，他说：“你去找庞德，把你的诗拿给他看。”他认为庞德会喜欢我的诗。艾肯的诗风虽然和我很不同，却很喜欢我的作品。

记者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庞德的情形？

艾略特 我记得是我先去拜访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肯斯顿他那间三角形的小客厅里，我给他的印象很好。他说：“把你的诗寄来吧！”后来他回信说：“这比我看过的其他好诗毫不逊色，你过来一下，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后来他花了一些时间说服海丽特·孟罗登我的诗。

记者 在纪念你六十大寿的文集里，艾肯提到你编《哈佛论坛》的日子，他引了你早年从英国寄来的信中的一句话：“庞德的诗不怎么样。”你是什么时候改变看法的。

艾略特 哈！那可有些不礼貌，不是吗？我最早读到庞德的作品，是《哈佛论坛》的一位编辑拿给我看的，他跟我、艾肯和哈佛大学文学研究社的诗人都是好朋友。他

把庞德一九〇九年出版的两本诗集交给我，还说：“这是你同路人写的，你应该会喜欢。”结果我的印象并不好，因为浪漫气息太重了。我去找庞德并不是因为仰慕他的作品。虽然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已经满不错了，但我确信他后期的作品更伟大。

记者 你在文章中提到，庞德曾经大删《荒原》，把它剪裁成现在这副模样。他的批评对你有帮助吗？他还有没有删改过你其他的诗？

艾略特 在那时候是有的。他是位不同凡响的批评家，因为他不要你去模仿他，而让你保有个人的面貌。

记者 你有没有改写朋友的诗？比如说，有没有改写过庞德的诗？

艾略特 我想不出改过谁的诗。当然，过去二十五年来，我对年轻诗人的作品提供了很多建议，数都数不清。

记者 《荒原》未经删节的原稿还在吗？

艾略特 别问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个解不开的谜。我把那首诗的原稿卖给了约翰·昆，而且还把一本没发表的诗的抄本一并给了他，因为他帮了我很多忙。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他过世之后，在拍卖的时候也没见到这些稿子。

记者 庞德从《荒原》里删掉了些什么东西？他是整段整段地删吗？

艾略特 是的，整段整段地删。其中有很长的一段是关于海难的，我不知道那跟全诗有什么关联，我想是受了《炼狱》中《尤利西斯诗篇》的启发。另外有一段模仿《秀发劫》。庞德说：“别人已经写得很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再

去写，你还是写点别的吧！”

记者 他这么一删，有没有改变原作的架构？

艾略特 没有，我想这首诗本来就没什么架构，原作只是比较冗长而已。

记者 有些批评家认为《荒原》是“一个时代的幻灭”，你否认这种说法，你否认这是你的本意。李维斯说这首诗没有进展。可是，最近一些批评家研究了你这后期的诗作之后，发现《荒原》里具有基督教的精神。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本意？

艾略特 不，这不是我自觉的本意。我不晓得“本意”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话还没说出来之前，我也不太清楚会说出什么来。我不会把“本意”这个词肯定地用在我或其他诗人的作品上。

记者 我在文章上看到，在一九二〇年前你跟庞德决定写四行诗，因为自由诗已经很有成就。

艾略特 我想这是庞德说的吧？写四行诗是他的主意。他还把戈蒂耶的诗介绍给我。

记者 你认为形式和主题的关系如何？你会不会在确定要写什么之前先选定形式？

艾略特 是的，多少是这样。我们研究戈蒂耶的诗之后，心想：“用这种形式的话，我能写出什么来吗？”于是我们就试验。形式能刺激内容。

记者 为什么你早期的诗都用自由体呢？

艾略特 我早期的自由诗无疑是受了拉弗格的影响。那只是长短不一的韵句加上不规则的押韵，虽然是“诗”，但并不那么“自由”，更不像艾米·罗威尔的意象诗那样自

由。当然，我后来的《大风夜狂想曲》就更自由了。我不知道自己写自由诗时心里有没有模式，反正写出来就是那样。

记者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写诗不是为了符合某种模式，而是为了反抗某种模式，譬如说是为了反抗桂冠诗人。

艾略特 不、不、不。我认为一个人不该老是拒绝东西，应该试着找出适合自己的东西。桂冠诗人通常会受到冷落。我认为用类似政治的方式去推翻现有的形式，是产生不了好诗的。我想，这只不过是此消彼长，新陈代谢。大家要找个表达的方式，“我用那种方式表达不出来，要用什么方式才能表达呢？”没有人不会为现存的模式烦恼的。

记者 你写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之后，又写了一些法文诗，收在你的《诗集》里。为什么你要写法文诗呢？在那以后还写过吗？

艾略特 不，再也不写了。这真是件怪事，我自己也解释不清。那段时期我以为自己才尽了。有好一阵子没写东西，心里相当绝望。于是开始用法文写，发现竟然写得出来，我想可能是用法文写诗时，心里不把它当一回事，既然不当一回事，就不担心能不能写出来。我把写法文诗当成是游戏之作，看看自己能写出什么。这种情形持续了几个月，其中比较好的还登了出来。我必须声明的是，这些诗庞德都看过，我们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法国人也帮了一点忙，剩下来的诗统统不见了。突然之间我又开始用英文写作，根本不想继续用法文写。我认为那只是帮助我重整旗鼓而已。

记者 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法国象征派诗人？就像十

九世纪那两位美国前辈一样。

艾略特 你是指史都华·墨里和怀里·格里芬？我在哈佛毕业后客居巴黎那一年过得很浪漫，有过这个想法。我当时想放弃英文写作，留居巴黎，慢慢用法文写作。现在想想，那个念头真傻，就算我当时这两种语文的能力比实际情形好得多，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我认为没有人能用两种语文写出好诗，也不晓得历史上有谁能用两种语文写出同样好的诗来。我认为只能用一种语文来写诗。因此必须放弃另一种语文。而且我认为英文在某些方面比法文更丰富。换句话说，就算我的法文能力再强，我的英文诗写得还是会比法文诗好。

记者 你现在有没有写诗的计划？

艾略特 没有，目前什么计划都没有。我刚交出《元老政治家》，在离开伦敦之前刚校完末校，最近可能会写篇批评文章。我只想到下一步，再下一步就顾不了了。是再写个剧本呢？还是多写几首诗？现在还不晓得，要到该写的时候才知道。

记者 你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诗稿现在还常常拿出来看的？

艾略特 没有。未完稿我通常就扔了。如果里面有好的片段能用到别的地方的话，留在脑海里比留在抽屉里更好。留在抽屉里不会变，可是留在脑海里会转化成别的东西。我以前说过，《燃毁的诺顿》就是从《大教堂内的谋杀案》中拿出来的。我从《大教堂内的谋杀案》学到：再好的诗句，要是跟剧情无关，也是派不上用场的。马丁·勃朗的意见很有帮助。他会说：“这些诗句很好，可是跟剧情

根本扯不上关系。”

记者 你有没有其他短诗是从长诗里拿出来的？有两首诗很像《空心人》。

艾略特 噢，那两篇是初稿，比较早。其他的我在杂志上发表，没收进诗集里。你不愿意在一本书里把同一件事说上两遍吧。

记者 你似乎有不少诗分成好几部。它们原来是几首独立的诗吗？我特别是指《灰星期三》。

艾略特 不错，像《空心人》就来自几首独立的诗。我记得《灰星期三》中有一两部分的初稿在刊物上发表过，后来我逐渐看出全貌，这是我多年来作诗的方法之一——先各自成篇，有机会就撮合、重整而构成全篇。

记者 现在大家对写作过程都很感兴趣。能不能谈谈你写诗的习惯？听说你是在打字机上作诗的。

艾略特 只是一部分。我的新剧本《元老政治家》的草稿，大部分是用铅笔写的，再自己打字，然后交给内人。自己打字的时候，改动很大。不过，不管手写也好，打字也好，无论作品多长，剧本也一样，我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通常是早上十点到中午一点。一天顶多写三小时，以后再修改。有时候想写久一点，可是第二天一看，发现三小时之后写出来的东西自己并不满意。因此，最好还是时间一到就停下来，想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记者 你写诗剧以外的诗时，有没有按照计划？比方说，你写《四个四重奏》的时候。

艾略特 只有少数即兴诗是这样。《四个四重奏》并不是按照计划去写的。当然第一部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其他

三部是大战期间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要不是大战爆发，我很可能会写另一部剧本。还好当时没有机会去写。大战对我个人的好处就是阻止我太早去写另一个剧本。我发现《合家团聚》中有些地方不妥，能停个五年左右来构思另一个剧本总是好得多。《四个四重奏》的形式和我的写作状况配合得很好。我可以分成好几部去写，不必连续地写下去。有时一两天不写也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是战时，这种情形会发生。

记者 刚才只提到你的剧本，没有深入去讨论。在《诗与戏剧》那本书里，你谈到自己早年的剧作。可不可以谈谈你写《元老政治家》的本意？

艾略特 我在《诗与戏剧》里，谈的是自己的理想，并不期望能够完全实现。其实，我是从《合家团聚》才起步的。因为《大教堂内的谋杀案》是某一时代产生的反常作品，里面的语言非常特殊，就像在处理另一个时代一样。它并没解决我关注的问题。后来，在《合家团聚》里，我又太偏重诗体，而忽略了全剧的结构。我认为就诗而言，《合家团聚》是我最好的一部剧本，虽然它的结构并不很好。

我在处理《鸡尾酒会》和《私人秘书》的结构时，又有些长进，但《鸡尾酒会》在这方面仍然不太令人满意。对我这样实际从事写作的人来说，有时最按照计划写出来的东西，却不见得最成功，难免感觉心灰意冷。很多人批评《鸡尾酒会》的第三幕像尾声，所以我在《私人秘书》的第三幕加入新的发展。当然，《私人秘书》在某些方面结构太精巧，让人以为只是一出闹剧。

我当时想全学好剧场技巧，然后才能随心所欲。我